

博振伦

# 中国史志论丛



傅振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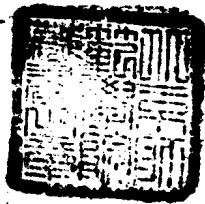
# 中国史志论丛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77146



1077146

中国史志论丛  
傅振伦著

\*  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浙江龙游印刷厂印刷  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.25 插页4 字数180,000

1986年7月第 一 版

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1,900

统一书号：11103·153  
定 价： 1.45 元

## 目 录

司马迁是怎样编写《史记》的.....	1
论元朝史书的编写与补订.....	13
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.....	26
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.....	40
编辑中国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.....	47
史料的范围与种类.....	73
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.....	83
元明清方志评议.....	88
章学诚的方志学.....	95
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.....	107
方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.....	116
谈编修新方志的几个具体问题.....	126
地志博物馆对编修方志的作用.....	135
又一件明初重要修志文献.....	144
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字与书体.....	149
中国铁器的发明.....	157
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.....	168
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汉唐文物.....	179
古代玉器.....	192
宋代的金石学.....	206

中国博物馆事业史略.....	122
李冰和他的治水之法.....	227
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.....	237
从武术的历史发展看武术的社会作用.....	251

## 司马迁是怎样编写《史记》的

清代目录学家兼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所作《文史通义·州县请立志科议》一文中说：“有天下之史（指国史或统志），有一国之史（指以行政区域为主的郡县志书），有一家之史（指家谱），有一人之史（指行述、传记）”。方志虽是地方之史，但其编写体法，与国史相同。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（一说前135年），卒于前91年（一云前97年），是孔子、左丘明之后的伟大史学家，是纪传史体、通史的开山始祖。我们今天讨论编纂省市县志，应当以他的《史记》体例为法，在此基础上而有所提高。今略论司马迁编写《史记》的经过和方法，作为今日修志的参考。

司马迁生于龙门（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坡），三十八岁（公元前108年）继父司马谈为汉朝太史令，职掌国家史文（历史资料），踵父遗志，歌颂“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，四十二岁（前104年）开始论次史事，四十八岁（公元前98年）虽遭李陵之祸，被宫刑，下蚕室，蒙耻忍辱，终于完成了历代“正史”典模的《史记》。

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一切现象发展过程的记录，也就是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记录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：“我们只知道一种唯一的科学，便是历史科学，从两方面来观察历史时，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。然而这两方面是

密切联系的，只要人类存在，自然史与人类史就是彼此互为条件的。”（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）司马迁是伟大的科学的历史学家，实可当之无愧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说“网罗天下放失旧文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。《报任安书》也谈他编写通史的《史记》，通古今之变，究天人之际，成一家之言，说明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联系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观点。他确实建立了有组织系统的完备的历史方法，整理了我国三千年以来的历史。它确切反映了三千年间的经济基础的发展，政治文化的演进，社会上的种种矛盾与斗争，刻画社会上各阶级、各阶层人物的活动，涉及社会的全面，并不象一般人所谓帝王的起居注或家谱，也不是俗所说的相斫书或将相升官图，事实上《史记》却或隐或显地揭示出社会的本质，虽然难免片断地近乎统治阶级的朝报，但是他对史料的去取是有标准的，叙事是有尺度的，人物有褒贬、爱憎，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和强烈感情，具有科学性、艺术性、人民性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说：“刘向、杨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材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善，故谓之实录”。鲁迅以为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”，实非虚誉。试分别论之。

第一，《史记》著作要旨在于宣传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汉朝“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以为伏羲纯厚，作《易》、《八卦》；尧舜之盛，礼乐作焉；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；《春秋》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。汉兴以来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主上明圣圣德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，不可不宣布叙述。所以他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始于黄帝，迄于“今上”（汉武帝）。

第二，《史记》是百科全书式的综合记传史体，各个组成

部分既各自独立，又互相联系，互见详略，互相补充，是内容广备、体例完整的史书。《史记》上自黄帝，下迄太初，贯穿古今，包罗万有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民族、社会以及自然界，无所不备。汉武以前的社会变化和自然现象记录无遗。十二本纪以历朝统治阶级的帝国为中心，记载了天下大事。本纪以年世编次，十表也是以年代为中心。三十世家记载以土地或事功而世其家者。八书以事物为中心，记述礼、乐、兵、刑、星象、历法、宗教、地理、地利、经济。七十列传以人为中心，有伯夷专传，有张耳陈余合传，有以群分的汇传。不仅用专传、合传、附见等方式记载了官僚、地主、知识分子等封建社会的重要人物，而下层刺客、医卜、俳优、姬妾曾经在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或影响的人，也编入汇传而载入史册。又如匈奴、南越、东越、朝鲜、大宛、西南夷等传也记载了边疆和邻国等地区的山川、风土、民俗。

第三，所采取史料，非常广泛，其范围除其父司马谈的论著外，还有六大类：

### **(一) 六经异传**

书诗(见《殷本纪》)、《虞书》(《乐书》)、《尚书集》(《三代世表》)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(《十二诸侯年表》)、《左传》(《自序》)、《论语》(《仲尼弟子列传》)、《孔子言》(《汉文帝本纪》)、《吴太伯世家》)、《孔氏书》(《孔子世家》)、《孟子传》(《孟子荀卿列传》)、传(《乐书》、《伯夷传》)。

### **(二) 史籍**

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列国时事》(见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)、世家(《卫康叔世家》)、牒记(同上)、五帝德、帝系(《五帝纪》)、五帝系牒(《三代世表》)、春秋历谱牒(《十二诸侯年

表》)、史记(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汉议注》:承周史官,至武帝置太史公,司马迁父谈为太史,迁年十三,乘传行天下,求古诸侯之史记)、秦记(《六国表》)、《秦楚之际》(《秦楚之际月表》)、高祖侯功臣(《高祖功臣侯年表》)、列封(《景惠问侯者年表》)。

### (三)百家杂语

《贾子》(《伯夷传》)、《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》、《晏子春秋》(《管晏列传》)、《司马兵法》(《司马穰苴列传》)、《商君开塞耕战书》(《商君鞅传》)、《离骚天问、招魂、哀郢》(《屈原贾生列传》)、《陆生新语》十二篇(《郦生陆贾传》)、语(《郑世家》)。

### (四)游历见闻

迁好游历,西至崆峒,北过涿鹿、长城,年二十南游江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疑,浮沅湘,北涉汶泗,讲业齐鲁之都,阨困鄱、薛、彭城,过梁楚以归,足迹几遍宇内,未至者仅河西、岭南、乐浪诸郡耳。史迁游历之处,凡所见闻,必历述之。于齐见琅邪北膏壤二千里(《齐太公世家》),又登箕山(《伯夷列传》),历薛(《孟尝君传》),上大梁之墟(《魏世家》及《信陵君传》),见春申君故城宫室(《春申君传》),皆其所历之地。冯王孙(《赵世家》)、墟中人(《魏世家》)、淮阴人(《淮阴侯传》)、郭解(《游侠传》)、公孙季功、董生、夏无且(《刺客列传》)、苏建(《苏武传》),皆所见之人,张良图象(《留侯世家》)是所见之物,《始皇本纪》的刻石,是金石资料。

### (五)时事

《孔子世家》言仲尼见庙堂,车服、礼器。《武帝纪》言封禅事,《封禅书》述于寿宫所见情况,《韩长孺列传》言所见梁多长者,《礼书》述大行礼官祭神情形,皆所见当时实事。

### (六)公文档案

汉武之时，天下郡国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盖公文档案、功令、令甲都保存于太史。迁为太史令，紬史记石室金匱（柜）之书，即取资于公文官书。今观《史记》，其取资于档案之处者很多。《儒林传》云余读功令。《索隐》曰：案为学者课功，著之于令，即今之学令。《廿二史札记》史记变体条也说：“《史记·曹参世家》叙功处，绝似有司所造册籍。自后樊哙、郦商、夏侯婴、灌婴、傅宽、靳歙、周勃等传记功，俱用此法。并细叙斩级若干，生擒若干，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，所将卒擒斩若干。又总叙攻得郡若干，县若干，擒大将若干，裨将若干，二千石以下若干。纤细不遗，另成一格。盖本分封时所据功册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。（《张良传》以诸将未定封，上急趣丞相御史，定功行封，是必先有功册）。盖公文档案，实重要史料，故《史记》特别重视。

#### 第四，《史记》的历史观点和科学价值

##### （一）实事求是、秉公直书

司马迁记事，力求真实，所以不取无稽之说。《五帝本纪》说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。缙绅先生难言之。”“余并论列，择其言尤雅者。”《大宛列传》说，“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矣。至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”（《读书杂志》云应作“余敢言之邪？”）《陔余丛考》论《史记》书法说：“上古之事荒远难稽，史册所垂，已残缺失次，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，自多窒碍也。”赵翼是赞成司马迁实事求是的方法的。《刺客列传》说，“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天雨粟，马生角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此。”这都说明了《史记》等书的审慎态度。

司马迁虽述而不作，但考证极慎，不武断，不曲解，求为实录。《周本纪》说周居洛邑不在伐纣之时，而在幽王以后。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说“疑则阙焉”（又见《高祖功臣侯年表》）。《三代世表》也说：“疑则传疑，盖其慎也”。例如不能肯定老子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则引用几种不同的说法，以“或曰”为引，并以“世莫知其然否”作结。《孟子荀卿列传》论墨翟的年世，也是用这种笔法。

《史记》为了求真，也最重亲见目睹或物证。《大宛列传》引张骞使大夏，穷河源而证明《禹本纪》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，上有醴泉、瑶池等夸大之词。《魏世家》据亲见大梁墟中人之语，记述了秦灭魏的实况。《春申君列传》据所见春申君的故城宫室，证明四公子的豪奢生活。

司马迁还据事直书，不畏强暴。《高祖本纪》言高祖好酒色，对廷吏无不狎侮，又喜大言，吕公迁沛时客人出贺钱不到一千，便坐在堂下，高祖诈言贺钱一万，其实不名一文。高祖服役咸阳时，别人都出三钱，萧何却出五钱，后来以萧何为第一功，封赏最厚。《史记》描绘其流氓丑态毕露。后汉末，王允将杀蔡邕，曰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流于后世。”事实并非如此。

## （二）厚今薄古

司马迁论道家说“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”，推崇其“时变”的革新精神。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功高五帝。《六国表》说：“秦取天下多暴，然世异变，成功大。传曰，法后王，何也？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，议卑而易行也。学者牵于所闻，见秦在帝位日浅，不察其终始，因举而笑之，此与以耳食无异，不敢道，悲夫！”也是重时变，厚今薄古的观点。

《史记》详今略古，所以《史通·叙事》说：“观子长之叙事

也，自周已往，言所不该，其文阔略，无复体统。洎秦汉以下，条贯有伦，则焕炳可观，有足称者”。《史通·杂说上》又说“《史记》上起黄帝，下尽宗周，年代虽存，事迹殊略，至于战国已下，始有可观，然迁虽述三千年之事，其间详备者，唯汉只七十余载而已”。具体而言，五帝合为一纪，三代各为一纪，秦分二纪，汉则帝各一纪，并详“今上”。其表：五帝至共和为三代世表，十二诸侯为年表，秦楚之际称月表。其世家三十，汉居十二，传多是汉事，货殖传尤明显的详今略古。

### （三）具有人民性

《史记》站在人民的立场，忠诚地记载史实，善恶恶，直言不隐。如《封禅书》叙述汉武惑于鬼神，劳民伤财；《平淮书》对于兴利大臣亦大加笔伐，《蒙恬传》摘其“阿意兴功”。张汤死而民不思，其《酷吏传》汉吏十人，汉武居其八，力斥严刑峻法，残酷迫害平民，部下杀人盈野，好杀伐行威，不爱民，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”。《李将军列传》说李广爱士卒，“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垂涕。”这都是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。

《史记》既有浓厚的人民性，所以对陈涉的起义，势必备极推崇。《陈涉世家》说“陈涉虽已死，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，由涉首事也。”《自序》也说“秦失其政，而陈涉发迹，诸侯作难，风起云蒸，卒亡秦祚，天下之端，自涉发难。”这是以秦之亡归功于涉，所以《史记》以陈涉列入世家，与并列本纪的项羽、刘邦为号令三嬗，相提并论。《秦楚之际月表》说道：“初作难，发于陈涉；虐戾灭泰，自项氏；拨乱诛暴，平定海内，卒践帝阼，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。”

《史记》既站在人民的立场，面对大众，因此它的文字也力求通俗。佶屈聱牙的《尚书》原文，“钦若昊天”，改为“警顺

昊天”，“克明俊德”改为“能明驯德”；“载采采”改为“始事事”。《汉书》用古体字，而《史记》用俗字，如藏用芷，攘用让。又喜引用谚语，李将军传赞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《春申君传赞》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”。《佞幸传》“力田不如丰年，善事不如迂会”。《淮南衡山列传》“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舂，兄弟二人不能相容”。人名也多用大众习闻乐道的俗称，如李将军、淮阴侯、尉佗（赵佗）、黥（英）布，又“石奋官至二千石，人称万石君”之类。

#### （四）具有艺术性

司马迁是一位有高度文学艺术的史学家，《史记》是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巧妙的结合和统一。它全书组织，各篇结构，语言技巧，表现手法，形象刻画，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苏辙《上韩太尉书》以为司马迁“疏宕有奇气，实得江山之助。”《左传》是有文学性的史书，把《春秋》的史事，用散文加以委曲描写，塑造人物的生动、鲜明形象。《战国策》记事生动，但是不完整的片面记载。《史记》的史文，特别是人物的记载，能反映广阔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及复杂人物。他不是平铺直叙或一般化的堆砌，而是突出重点，有取舍地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。不是巨细必书，而是侧重在描写重大事件和主要问题。如在《留侯世家》说：“（良）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”对于个人则注意典型个性。《高祖本纪》述其放宕、宽仁、急智、善变。《项羽本纪》记其叱咤风云，勇暴尚力，不愧失败的英雄。记苏秦说赵肃侯“择交而得则民安，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。齐秦为两乱而民不得安，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”，语语动人心弦。《平原君传》述毛遂自荐，英姿雄风，千载下犹可想见其人。说智则张良、陈平风姿不同；论勇刚而廉颇、樊哙面目不一，论刺客则豫让、专诸、聂政、荆轲

各异，口气不同。使后世读者如亲睹其事，如亲闻其语。记鸿门宴，记垓下之战，有声有色，淋漓尽致，把具体史事故事化。苏张游说之事，《国策》记其言论，生动感人，《史记》则全录其文。《五帝本纪》引《尚书·尧典》以记唐尧事。改古字为今语而加减之。韩退之《进学解》所谓“周浩殷盘，佶屈聱牙”者乃得通俗易解。《史记》好用谚语口语。《平原君，虞卿列传赞》“鄙语曰利令智昏”，《白起王翦传赞》云“鄙语曰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说理明白。所用口语，神情毕现，如《张丞相列传》说周昌口吃，曰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有时为了绘影绘形，故作烦文。如《魏世家》载：“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：韩必德魏爱魏，重魏畏魏，韩必不敢反魏。”《张耳传》记赵王谨敬之状，“朝夕袒構蔽，自上食，礼甚卑，有子婿礼”，反衬高祖倨慢，而《汉书》删“袒構蔽”三字，失矣。又记泄公与贯高相向问劳之状曰“箠與前仰视曰泄公邪”。（《汉书》也删去了极有情致的三个字。）《韩信传》叙信出少年裤下，“俛出裤下蒲伏”，《汉书》删蒲伏二字。《留侯世家》叙张良进履，“老曰父，曰履我，良业为取履，因长跪履之。”《汉书》删去良卑屈及老人倨傲之语，仅说“因跪进”而已。《魏公子传》叙述信陵君津津有味，用公子一百四十七次。《史记》又好记委屈屑事，如《田单传》记火牛阵，《陈涉世家》记初不见同伴事。《李斯传》记厕鼠事，《张良传》记幼年掠治盗鼠事，《张仪传》记饮于楚相事，《李将军传》记与骑饮醉归事，都委尽事态。

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说受宫刑之后，“隐忍苟活，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但如此文学名著，安有朽之理？韩退之谓柳宗元之文“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”。（《新唐书柳宗元传》）洪迈《容斋五笔》也说“太史公不待称

说。然余每展读至《魏世家》，苏秦、平原君、鲁仲连传，未尝不惊呼击节，不自知其所以然。”鲁迅以为“《史记》为无韵的《离骚》”，实是正确的评价。

### (五)具有科学性

#### (1)有系统性

《史记》十二本纪，以年世为次，也是历史的纲领。十表有世表、年表、月表，旁行斜上，也是以年月为次，有条不紊。八书是分类专题，很有系统。七十列传中重要人物，各为一篇，并连类以及有关人物事迹，或附传，或附出，甚为得体。

其行事相似的则立为汇传(一名丛传)，如刺客、循吏、儒林、酷吏、游侠、佞幸、滑稽、货殖等列传即是显例。有名位相同而立合传者(如《管晏列传》)，有因学术相同而合者(如《孟荀列传》)。有因处境相同而合者(如《屈贾列传》)，有因性情相同而合者(如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)。《申不害列传》说“申子之学，本于黄老”。《韩非列传》说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”，法家既出于道家，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因而合老庄申韩为一传。《司马穰苴列传》之后为《孙吴列传》，因同是兵家。《苏秦列传》之后为《张仪列传》，因同是纵横家。《李广传》后为《匈奴传》、《卫青霍去病传》，皆有联系性。此外以类相从者尚多。但也有编次不伦者，如《公孙宏传》后为南越、东越、朝鲜、西南夷等传，下又列《司马相如传》，其后又为《淮南衡山王传》，《循吏传》后忽列《汲黯郑当时传》，儒林、酷吏等传后又忽入《大宛传》，其次第都无意义，大概是迁晚年所作，故成一篇即编入一篇。

#### (2)剪裁得法

《史记》对于传统的六艺经传、诸子百家的论说以及杂书

野史与公文档案等文字记录、整理剪裁，熔炼加工，由博返约。并就个人耳闻目睹的史事，写定成文。诸子如管晏老庄申韩孟荀等，“世多有其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，至其书，则不论”，可见列传是具体介绍他们学术的叙录，引用提要钩玄的方法，深得史法。

《史记》虽网罗旧闻，编次故事，但缛文繁节，却多从简略。《今上本纪》谈到封禅之事说“至若俎豆珪币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焉”。此例颇多，都具史识。

又有互见详略之法。《洪范》，箕子对周武王论“天人之道”，载《宋微子世家》，不见《周本纪》。一事已详，不再复述而云其事在某篇，语在某篇中，语在某事中。如留侯列传有语在淮阴事中及语在项籍事中等语。高祖过鲁祭孔子事，见《孔子世家》，不在《高祖本纪》。朱家藏亡命季布事，不在朱家传而见布传。他在编排上有深意的。

《项羽本纪》八千八百余字，《颜渊传》二百四十余字，《仲弓传》六十三字，虽详略不同，但详而不芜，略而不漏，读者津津有味，感到烦省适中，繁简得体。

我们总结《史记》的优特点，其可供今天修志参考者，有以下诸点：

第一，司马迁是实事求是的，是据事直书的，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。今日修志更须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主导，用新的观点、立场、方法，尊重科学，实事求是，歌颂伟大的祖国，歌颂伟大的党，必须详今略古，全面、系统、正确地记载中国共产党党的成就和业绩。首先要肯定，但对党的缺点错误也不必隐讳。符合实际的方法，才能发挥历史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。

第二，《史记》是通史，今日修志不是专编近现代的事实，也不是续旧志，而是应当重新编写省、市、县通史的志书，首先要完成近现代方志，及时抢救易于散佚的文献、文物、口碑，写成专编，再续纂旧志材料，补充、更订，合为全志。

第三，《史记》有大事纪式的本纪和世表、年表、月表，有上自天文、律历，下至地理、水利，包括礼乐兵刑经济的八书，有以地或业绩为主的世家，有以人为主的独传、附出、合传、寄传、汇传，有写作主旨和经过的自序。今日修志，也可采用这种包罗万有的综合式，百科全书式的体裁，有大事纪，纪事本末，有图、有表、有列传、有序言、凡例，有关地方的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人物、文献、金石等史料，应广泛网罗，以写方志。历史也好，方志也好，它是人民的历史，是集体智慧的历史，新修方志一定要生动地反映出来。

第四，已往古籍如经、史、子、集之有关材料和旧志，固然是应取为参考的资料，而公文档案、金石文字、考察见闻，也当采访搜集。对于当事的革命老前辈和革命群众更是首先访问，征集第一手史料和文物。

第五，据事直书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一五一十写下来。文词要通俗易懂，要生动感人。发扬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，写出新的方志，是今天史学家、方志学家的艰巨任务。